蜀山劍俠傳/28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八五回　救仙童 誤投玄牝陣　援道侶 同返幻波池

下一回▶

話說龍飛驚魂皆戰，不顧命地朝前飛馳。英瓊、英男一受父執重託，一受妖人日前欺侮，全都忿激，立意除此一害。彼此又是至交姊妹，敵愾同仇，疾惡之心尤甚，不問青紅皂白，祇管窮追。追來追去，不覺追上回路，到了廬山五老峰上空，天光已到了半夜，月照中天，碧空如洗。眼看龍飛在前，即將追近，忽由五老峰上飛起一片暗紅色的妖光，將龍飛接了下去。英瓊、英男、上官紅也已飛近，見峰腰磐石上坐着一個奇形怪狀的醜胖妖婦，龍飛正在大聲疾呼：「師姊留意，賤婢法寶厲害！」妖婦方答無礙，同時前見紅光已將男女二妖人一齊護住。妖婦手持一枝紅光閃閃的小叉，似想發出。不料三女來勢神速無比，竟未容她施爲，連神雷帶飛劍、法寶同時下擊。龍飛早就覺出不妙，因爲連受重創，元氣已傷，又知再逃仍無活路，本心祇想乃姊飛龍師太近將元神凝鍊，無異生人，神通越大，如往求助，不求免死，祇求舍卻肉身，在她妖法護庇之下保住元神遁走，便是萬幸。不料妖婦仍是當年狂傲驕敵的心性，不容分說，反用妖光將他一起護住，連想單逃都不能夠。正急得亂叫，數十百丈金光電火，連同紅、紫、銀三道劍光以及青霞、火鑽同時壓到身上。休說妖婦，便是天仙，也難禁受，當時全成粉碎，連殘魂一齊消滅。

三女方在快意，忽聽身後崖洞中有鬼哭之聲，心中奇怪。英瓊湊近前，便聽鬼聲哭喊道：「外面可是李英瓊、余英男二位道友麼？」英瓊一聽，語聲頗熟。又見崖腳是片整石，

並無洞穴，知道人被妖法禁制。祇想不起被困的人是誰。英瓊便問：「你是何人？怎會知我二人名姓？」隨聽壁中答道：「我二人現爲妖法所困，不能脫身，肉體已在日前兵解。因不聽金蟬、石生他們之勸，意欲轉世，不料途遇司空湛門下男女妖徒，將我二人攝來此地，欲與妖婦合謀，用我二人生魂祭鍊法寶。妖徒因尋隱僻所在祭鍊妖法，出山物色地方去了。多虧三位道友飛來，將妖婦殺死。我們以前也非無名之輩，此時一敗塗地，無顏自解。祇請三位道友念在玄門一派，用貴派太乙神雷，朝着正面離地三丈的崖壁上打去，再用李道友佛家定珠朝殘魂一照，邪法自解，那時再說詳情吧。」

英瓊性急，越聽那語聲越似以前聽過，偏生想不起來。及聽說起人已兵解，並與金、石諸人相識，正要下手解救，又聽出另一人是個女子口音，卻甚耳生。方想他們是何人？忽聽英男手指壁間笑問道：「你二人怎地不說名姓？我們知你好人壞人？」說完，仍不聽回答。英瓊方要開口，喫英男搖手示意，便即住口。英瓊方用傳聲問故，上官紅站在旁邊錯會了意，以爲內中被困的是左道妖魂，又聽對方口氣可疑，暗忖：「此人既遇七矮師叔，如是好人，決不會容他兵解，又被妖徒尋來，不加聞問。」同時瞥見空中似有紅雲一閃不見。李、餘二女祇顧查聽對方，不曾留意，便把乙木仙遁暗中準備，以防萬一。隨又聽壁中女子微微嘆息了一聲，說道：「英男賢妹，我的聲音你聽不出來麼？」英男笑道：「我早聽出你那同伴口音，便料有你在內，不然我也不問。想當初，你雖強迫收我爲徒，並非惡意。尤其賤婢孫凌波對我凌虐，你並不袒護她，祇有幫我罵她。雖因心志不投，揹你逃走，受盡苦楚，但我並不恨你，何必藏頭縮尾？如以爲祇要出困，便可脫身，除非我三人肯放你們逃走，否則仍是無望，何不實話實說？」女的嘆道：「說來話長，一言難盡。擒我二人的對頭，乃是一男一女，均得司空湛真傳，淫兇狠毒，幾無人理，隱形飛遁，更是神速。乃師前年爲大方真人所敗，自知不了，逃往海外隱藏。二妖徒不曾跟去，並向乃師誇口，欲煉邪法報仇。仇敵來去如電，說回就回。我對你不敢再說師徒情分，祇請你念在當初我雖強迫你拜師，終是好意，請念昔年香火之情，先將我二人放出，再談詳情，以免萬一仇敵趕回，措手不及。」

英瓊聞言，忽想起男的正是在峨眉強迫自己隨他同行，後在莽蒼山遇見仇人，把自己放在古廟內的赤城子。聽女的口氣，必是陰素棠無疑。暗忖：「這兩人以前也是崑崙派有名劍仙，祇爲一時失足，誤入歧途。二人法力頗高，怎會落到這般光景？按他們以前行爲雖然可恨，自己和英男總算因禍得福。」聞言心腸早軟，笑說：「男妹，他二人既受邪法禁制，必多苦痛，放出再問，也是一樣。」英男剛一點頭，猛瞥見紅影一閃，忽聽壁內驚呼：「二位道友救我！」聲纔入耳，離地三丈的崖壁突現一洞，一片粉紅色的妖光裹着陰、赤二人的生魂電也似急飛起。同時紅光中現出男女二妖人，一個攝了生魂向

上急飛，一個手指一片同色妖光朝三女當頭罩下。事也真巧，李、餘二女均想先破邪法，救出二人生魂，再問經過，手中太乙神雷正往外發，雙方正好撞上，接連兩聲震天價的大霹靂，雷火金光四下裏橫飛中，二女兩道飛劍也已出手。妖人似知不妙，慌不迭縱起妖遁，向上斜飛。二女看出妖遁神速，陰、赤二人生魂又被另一女妖人攝了先飛，惟恐妖人隱形逃走，不易追上，方在着急，一同追去，忽聽上官紅笑說：「妖人決逃不掉，二位師叔放心。」說時，一片青霞中雜無數巨木影子，忽由上下四外突然出現，齊向中心壓到。二妖人已經先後離地，飛起數十丈高下。女的帶了生魂在前，聞得雷聲，失驚回顧，當空青霞神木忽現。男的看出對方飛劍、神雷厲害，果不虛傳，差一點沒受重傷。方想一面飛逃，一面示意妖女，令其隱形同遁，等把生魂攝走，再打復仇主意。

猛覺青霞照眼，看出是乙木仙遁，知已入伏，喊聲：「不好！」想逃無及，連女的一齊被困住。上官紅正想施展全力，用乙木神雷將二妖人打死，忽聽英男疾呼：「紅侄，且慢，不可傷那生魂。」上官紅笑答：「遵命。」把手一指，青霞連閃幾閃，便將陰、赤二人身外紅雲盪向一旁消滅。再把手一招，二人生魂便脫出重圍，向三女面前飛來，口中疾呼：「妖邪詭計多端，留神遁走。」上官紅原本細心，見妖人被困青霞之中，四外神木寶光正在疾飛電旋，往上壓去，晃眼神雷便要爆炸，正在施爲，猛想起妖人邪法頗高，怎會身困陣內毫無抵禦？忽又聽英瓊一聲清叱，一道紫虹往上一絞，祇聽接連兩聲慘號怒吼，兩條紅影突往左側地底穿去。女的一個稍微落後，喫英男飛劍攔腰一絞，揚手一片金光雷火，震成粉碎。祇男的被英瓊斬斷雙腳，受傷逃去。

原來這男女二妖人一名金泰，一名溫如花，自從妖師隱逃海外，便與許飛娘等妖人勾結，專與正教中人爲難。這日行經邊嶺，缺少兩個生魂。陰、赤二人晦運當頭，認出前面遁光眼熟，心想：「此去轉世，如無人相助，好些不便。」又自恃身帶法寶，尚能運用，不但未逃，反倒迎上前去，意欲看清來人，相機求助。誰知自投羅網，剛一對面，認出來人竟是司空湛的妖徒金泰、溫如花，知道二人淫兇狠毒，翻臉無情，心中着慌，祇得硬着頭皮上前答話。剛說得一半，發現女的目射兇光，嘴皮微動，覺出不妙。正在戒備欲逃，一片妖雲已當頭罩下，雖有法寶防身，但是原身已失，功力太差，勉強能夠自保；對方邪法又高，對於搜攝鬼魂，又具專長。不多一會兒，法寶被人奪去好幾件，元神也被擒去。妖人初意，將二人生魂煉那妖幡。因缺少一個幫手，知道妖婦飛龍師太元神新煉成形，正好合謀。又因陰、赤二人尚有飛劍不曾奪去，爲防逃遁，便將二人生魂帶往五老峰，禁閉洞內，交與妖婦防守，自去尋覓設壇之處。等把地方找到，歸途遇見小南極四十七島兩個旁門散仙，也是一男一女。得知南海雙童和金鐘島主一音大師葉縉師徒兩下裏夾攻，四十七島妖人十九傷亡。這兩人本是夫婦，不知葉縉手下留情，有意放走，

妄想逃往中土，尋人報仇。行至五老峰附近，撞見二妖人，又將生魂攝去。

二妖人正想和妖婦商議，多煉一面妖幡，遙聞殺聲震天，連忙飛往查看，瞥見妖婦屍橫就地，崖上立着三個少女。隱身往探，聽出是峨眉門下，又驚又怕。忙使邪法分途下手，想將陰、赤二人元神先行攝走，就便暗算仇敵。先因師言峨眉三英最是難鬥，上來還留有退步。不料上官紅預有戒備，早將乙木仙遁暗中埋伏，原防崖中妖魂逃走，恰好用上。二妖人最是機警狡詐，見勢不妙，假裝被困，各幻出一個化身，暗中緊附陰、赤二人之後，隨同遁出。本心先前祇是驟出不意，自己精於地遁，逃時還想暗放冷箭，報仇出氣。不料所攝兩散仙的生魂本非弱者，看出仇敵勢敗，意欲乘機遁走，出時突然猛力強掙，哀聲呼喊求救。英瓊先聽英男一說，早就心動，聞言警覺，立把定珠慧光放出，恰將妖人隱形法破去，兩散仙也便掙脫邪法禁制。英瓊又揚手一神雷，英男飛劍一絞，二妖人一死一傷，穿地逃走。兩散仙也是孽重，英瓊不曾想到另外還有兩個生魂，喫佛家慧光一照，本身邪法全破，僅比尋常遊魂強不多少，再因對方也是峨眉門下，慌不迭乘機逃去。等三女想起，打算喊回盤問來歷，助其轉世，已經逃遠不見。

陰、赤二人脫險以後，即向三女下拜，說起兵解經過。三女覺對方也是前輩劍仙，落得這般光景，又對自己如此卑躬屈膝，自稱從此悔悟，改邪歸正，越動憐憫。一面還禮，問其意欲如何。陰素棠悽然答道：「我二人本意想往人間，選一積善人家投生。此時想起良機難遇，一個不巧，再遇這類妖邪，仍難免禍。最好求賢師徒深恩成全，助我二人轉劫重生，感恩不盡。」三女俱都心慈，對方一經歸正，早有同情。二英回憶昔年，也頗有知己之感，英瓊首先應諾，英男、上官紅自無話說。行時，因見殘月猶掛林梢，空山無人，到處泉響松濤，五老峰一帶景甚幽靜。上官紅笑說：「此時離天明尚早，何處尋訪人家？此山夜景清幽，我們閒遊到天明，再計較如何？」李、餘二女聞言笑諾。隨即行法，把殘屍去盡，步行下峰。遙望鄱陽湖波光雲影，上下同清，斜月光中，宛如大片水晶琉璃，上面放着兩三個翠螺，景更清麗。陰素棠偶說含鄱口望湖，風景更好。英瓊性急，便同飛往。到了含鄱口，衆人再改步行。快要到達，陰素棠忽然悄說：「我們速隱身形。」三女依言，隨她手指處隱形飛降。一看，前面崖後立着兩幢紅影，正是先前受傷逃走的妖人同了妖女生魂，面前倒着兩個少男少女死屍，正在行法，一邊爭論；意似想要借體重生，爲防原死人的生魂突然迴轉，並被外人看破，正商議行法，隱避形迹。余英男見男女妖魂已經飛起，等待女屍搶撲上去，男的因雙足已斷，說女的祇剩元神，不必忙此一時，將其攔住，意欲搶先。猛想起陰、赤二人正在尋找廬舍，正好學樣，恐妖魂附體，便有顧忌，又防逃走，一時心急手快，也沒和英瓊說，飛劍、神雷一齊發動。二妖人已成驚弓之鳥，本就膽寒，女的又是元神，逃遁較易，劍光雷火一現，首先

遁走，英男飛劍沒有追上。祇男妖人私心太重，爲防仇敵追來，意欲搶先，不料衆人由後掩來。等到他聞得雷聲想逃，已被神雷擊中，飛劍又攔腰一絞，當時伏誅。元神剛待飛走，英瓊、上官紅的飛劍同時夾攻，電掣飛來，當下將妖魂圍住，祇一絞便已消滅。

英男隨對陰、赤二人說起前意。二人早看出地上兩人十分俊美，又是修道多年的法體，聞言也頗合意。便對三女道：「這兩人必是前逃兩生魂的法體，也是旁門中人，因膽怯情虛，又被佛家慧光一照，元氣大傷，祇能另投人身。借用他們的軀殼無妨，但是這類旁門中人道路不同，身上邪氣也還未盡。最好仍請李道友用佛家慧光再照一下，我二人便可回生，永拜大恩了。」英瓊笑諾。隨將定珠放起，照定死屍頭上。陰、赤二人隨運玄功，往上一合，當時復體重生，坐了起來，伏地拜倒。三人連忙避謝不迭。一看那兩具肉身功力甚厚，又是一男一女，俊美非常，佛光照後，不帶一絲邪氣。二人因妖人伏誅，祇逃得一個元神，試用玄功一收，先失去的法寶均在妖人法寶囊內，妖人死後，由空下墜，落向危崖之內，立連寶囊飛回，還多得了幾件法寶，二人欲送三女收用。三女見他們意甚堅誠，祇得各分取了一件。

事完，互相勸勉兩句，正待分手，陰素棠道：「李道友眉間殺氣甚重，雖無大害，也須留神。前兩月偶遊黃山，雲路中突遇沙紅燕，同了辛凌霄師妹，說起幻波池諸位道友，仇深恨重，正在約人前往報復。所約人中，內有兩個乃是潛伏東海已二百多年的妖人，妖法甚高，不可不防。以我猜想，必在日內往犯。三位道友如無甚事，最好回山待敵，比較穩妥。易道友他們法力雖高，又有聖姑所留五行仙遁，固是無礙，但李道友這粒定珠關係甚大，有此佛門至寶，便老怪丌南公親來，至多不勝，也不致便遭毒手。不過事情還須善於應付，否則沙紅燕乃老怪愛徒、寵姬，如若殺死，老怪縱因道友爲後輩，也必不肯甘休。此女雖是左道，近年因受老怪再三告誡，有所收斂，已少爲惡，能不傷她最好。辛師妹更是崑崙派同道，與貴派師門頗有淵源，素不爲惡，祇是受人蠱惑，又以丈夫衛仙客慘死，不知悔禍，一意孤行。雖然愚昧無知，處境可憐，也望諸位道友網開一面，免得多樹強敵。貧道以前也是正派中人，一朝失足，不可自拔，以致騎虎難下，纔有今日。如非貴派諸位道友兩次解救，連元神均難保全。此時幸得重生，悔恨無及。尚望諸位道友採納愚見，仙福無量。」

英瓊聞言，想起父親行時之言，本就心動，聽完猛覺心靈上起了一點警兆。忙向二人稱謝辭別，同了英男、上官紅回山，途中英男想起師命所辦的事已經辦完，正好移居幻波池，與英瓊等同修。因爲愛徒楚青琴尚在天目山留守，算計李、向二同門必已回山，意欲迴轉天目山，帶了青琴，就此移往幻波池。和英瓊一說，英瓊因方纔心靈上有了警兆，

便令英男師徒隨後再去，自帶上官紅先返幻波池相候，以防萬一。其實英瓊如不急此一時，隨了英男去天目山，攜帶青琴，便可岔過，不致受那危難。一則定數所限，不能避免；再則英瓊如不先遇妖人，發難便緩，個人雖然無事，幻波池仙府卻也未必能夠保全了。經此一來，英瓊雖喫點虧，易靜、癩姑卻有了準備。並且時機瞬息，好些巧合之處，稍差一些。便成大害。此是後話不提。

英瓊、上官紅聽陰素棠一說，惦念幻波池安危，歸心似箭，別了英男，二人一同加急飛行，往幻波池飛去。當地離依還嶺雲路約三千里，二人飛遁神速，不要多時便飛了一多半。天已過了中午，沿途雲白天青，到處山光如黛，晴空萬里，天風不寒。二人破空急馳，飛得甚高。上官紅笑說：「今日風日晴美，弟子沿途留神觀察，不見絲毫朕兆。也許師叔聽了陰素棠之言，一時多疑，並無甚事。」英瓊方答：「我今日心神不甚寧貼，多半有事。」話未說完，人已飛到巫峽上空。遙望前面一山，高矗雲外，祇要再飛過去三數百里，便到依還嶺對面的寶城山。因飛得高，老遠望見隔山依還嶺上靜悄悄的。英瓊心剛一放，祇顧朝前觀看，互相問答，沒有留意到山那面有無異狀。等到飛過十來里，依還嶺已經在望，二女腳底山甚高大，內中頗有峰巒洞壑之勝。雖與依還嶺遙遙相對，相去祇有二百來里，因爲易、李、癩姑三人自到幻波池一直無暇，僅在空中路過，來往兩三次，發現下面景甚奇秀，屢欲往遊，未得其便。二女過時，想起前面中部一帶，風景似乎更好，這纔低頭俯視，既然順路，就空中查看過去。便將遁光降低，向前飛行。先前因飛行太高，祇見下面一片蒼綠，大小峰巒玩具也似。這一降低，越看出山的好處，祇見沿途白石青松，樹色泉聲到處迎人，應接不暇，雖是走馬看花，也覺有趣。英瓊暗忖：「此山與依還嶺相連，中間祇隔着一帶危崖大壑，想不到風景這麼好，洞壑又多。將來開闢兩處，以供門人修道之用，豈不也好？」心念一動，又看出幻波池不似有事情景，相隔又近，瞬息可達，既然無事，便不必忙。於是又把飛行放緩，祇顧留意觀察，始終沒有回看來路山頭一帶。

正飛行之間，瞥見下面一條白光，白練也似蜿蜒于山半樹海之中。定睛一看，原來下面乃是一道廣溪，那發源處是一山谷，水由谷中奔騰而來，穿行於叢林綠野之間，沿途分成許多支流，再順山勢往前面絕壑中化爲大小瀑布，飛舞而下。記得以前雖也見過，因爲飛得太高，水勢無此洪大，又當有事之際，沒有在意。這時見這山谷兩邊峰崖對峙，勢均靈秀，中寬五六丈，均是水道，不見一點陸地。由高下視，宛如一條縮小的江峽，而景物靈奇，又復過之。一時好奇，想看這條溪峽到底有多長，有無別的奇景。方和上官紅同往峽口下降，猛瞥見石口外溪岸旁泊着一條梭形的獨木小舟。心想：「這裏山高路險，與世隔絕，怎會有船停泊？」方要開口，上官紅忽將身形隱起，悄說：「師叔你

看，那三小孩多好！」英瓊目光到處，三個幼童年均十二三歲，正由對岸草樹中飛縱出來，手上各拿着一些花果，急匆匆往獨木舟上一縱，朝天看了一看，各持竹竿雙槳，駕舟往溪峽中如飛駛去，不時偏頭回看，面上各帶驚慌之色。二女也早落地，見幼童共是兩女一男。內中一女生相奇醜，身材又極矮胖。而且身上到處浮腫，東一塊西一塊，墳起寸許高下。膚色也是紅白紫黑相間，鬧了個五顏六色，更加醜怪。下餘二童，卻是粉妝玉琢，美秀入骨。又都穿着一身樹葉獸皮織成的短裙披肩，臂腿一齊裸露在外，各赤着雪白的雙足，每人腰背間均插有兩三件奇怪兵器，大都土花斑駁，似新出土不久，刃尖卻有金光外映，一望而知不是常物。船用獨木製成，三童操舟之术極精，轉眼便已穿進峽口。

二女見了覺着奇怪，本要追去，因三童縱出之處似有光氣上昇，知道下面藏有寶物，以爲幼童既往峽中，不怕尋他不到，先未追蹤。趕往樹林中一看，見草地裏倒着一株大樹，似是連根拔起，下陷深穴，寶光隱隱，映着晴日，幻爲異彩。英瓊見穴甚深，沒有下去。試行法一招，一圈旁有五孔的金花突然飛起。忙用分光捉影之法收下一看，竟是一枚上刻五孔和十二元辰的金錢，背面還刻有不少風雲水火符籙，都是密層層疊在上面，雖然不明用法，但已看出是件異寶，不期而得，心中大喜。再將遁光往下一照，見這地穴深達三丈，離地丈許以下，便成六角井形，整齊如削。旁邊放着一條長藤，好似幼童用以上下。穴底還有一個陶罐，也用法力收了上來。祇見罐大尺許，形式奇古，通體無口。拿在手上一搖，內有水聲，不知何用。料非常物，便交上官紅收好。穴中已空無所有，重又向峽中追去。二女飛到谷口，見相隔二里的轉角上，獨木舟和幼童影子一閃。等到趕去，就這晃眼之間，連人帶船一齊不見。那地方兩崖上掛着好幾道瀑布，都是白練高懸，由上直下，噴珠濺玉，聲若雷轟，激得水煙溟濛，涌起數十丈寒霧。定睛四顧，前途哪有木舟影迹。方想這船怎會隱逃這麼快？忽聽上官紅喊道：「在這裏了！」隨說，便縱遁光往左邊瀑布中穿去。同時接連好幾枝竹箭由水中迎面射來，又聽幼童喝罵之聲。這類尋常兵器，原奈何英瓊不得，還未近身，便喫遁光消滅。緊跟着，上官紅已將男女三幼童擒了出來。

原來瀑布裏面，乃是一座極大的水洞，離轉角處甚近。幼童事前發現空中飛來遁光與破空之聲，疑是對頭尋來，慌不迭駕舟入谷飛逃。本還以爲峽口外有仙法禁制，外人不能走進，心方略定。醜女忽然想起，當日禁法應失靈效，船到轉角，覺着可慮，便連人帶船一齊藏入水洞之中，往外查看。忽然有人說話，跟着現出一個美貌少女，凌波而立，正在張望。幼童一時情急，便將平日防身竹箭隔水擲出去。不料人未射中，猛覺身上一緊，另一少女突然現出，連人帶船一齊制住，押了出去。俊美的兩個童男女以爲身落毒

手，正急得破口大罵。醜女忽然大喝：「三弟、姊姊住口！這不是那妖人，莫不是救我們的師父吧？」男童已急得粉臉通紅，聞言怒答：「仙人不是說你師父和你此時長得差不多，好點也有限麼？怎會比姊姊還好看？又說谷口今日禁制失效，妖婦必要尋來。他們人多，必是她的同黨。反正我們須聽仙人的話，寧遭殘殺，決不拜她爲師。」醜女急道：「三弟說得不對，莫非會飛的就是妖婦？也許是師父派來的呢。等問明情由，再罵不晚。」另一少女似是長姊，本隨男童同罵，自聽醜女一說，便住了口。略一尋思，便朝二女問道：「你們從哪裏來的？我們三人均有師父，決不再拜別人爲師。如殺我們，又和你們無仇無怨，再說仙人也不饒你們，還是放了我們的好。」

說時，英瓊已看出這三個男女幼童全部根骨深厚，靈秀美慧，竟不在上官紅以下，任其喝罵爭論，祇是查看。聞言笑道：「我們決不傷你們，祇問你們姓名來歷，怎會在此居住？有無師長父母？至於強收你們做徒弟，決無此事。就你們肯，我還不一定收呢。」隨命上官紅撤去禁法，聽其回答。長女方要開口，醜女忙搶向前，攔道：「姊姊、三弟，等我來說。」隨對英瓊道：「我名竺笙。他們是我姊姊竺生和三弟竺聲。我三人乃同胞孿生，因是生相醜怪，身包厚皮，被父母棄往深山之中。爲大鳥抓到本山竹林以內，本要抓喫，幸遇仙人將怪鳥殺死救下。託一女仙撫養，指竹爲姓，起名音同字不同。到七歲上，女仙出山不歸，斷了食糧，仗着力大身輕，本山鳥獸山糧又多，苦候了四五年。這日往採黃精，我姊姊、三弟無意中喫了兩個奇怪草果，回來人便暈倒，祇氣未斷。我誤認爲毒果，將帶回的十幾個一齊丟掉。哪知過了三日，他二人身上厚皮脫光，越長越好。祇我沒喫那果，如今還醜怪。再往原處尋找，一枚也看不見。這日正在後悔，前救我們的仙人忽然飛來。我們小時見過，女仙又曾說他法力甚高，再來時便拜他爲師，或求接引。仙人先是不允，說還未到時候。後經苦求，方說我們師父在依還嶺幻波池內，早晚自會尋來。並說峽外山頂石洞裏面，隱藏着一個妖婦，不久出世，如見我們，必要強收爲徒，千萬不可答應。峽中設有禁制，外人不能走進。但是峽外古松之下，藏有東西，應爲我三人所有。必須在今日午後，用他靈符前往發掘。東西到手，禁法便失靈效。不久妖婦也必醒轉，來尋我們晦氣。我們師長此時如不尋來，必爲所擒，不依她，便難保命。令我們到時務要小心，得手速回。祇要捱到仙緣遇合，拜師之後，至多受場虛驚，成仙卻有指望。我因不曾見過師父，恐怕錯認，向其請問，他說師父和我現在一樣貌醜。仙人去後，偶往峽外採取山糧，也是三弟膽大，知道妖婦此時睡在洞中，和死人一樣，想將她殺死，免得害人。於是我們同去，十幾里的山路，一會兒趕到，見近頂危崖之下，果有一洞。先未見人，等到走進，忽有白光一閃，當中山路上坐着一個怪女人。三弟連放好幾箭，挨着妖婦便化成灰。我們看出不妙，正要退走，妖婦忽然醒轉，用一片黑煙將我三人困住，立逼拜師。我們先未答應，喫了不少的苦，在洞中被困好幾天。妖婦本

是一個骨頭架子，不知怎地越長越胖，也未見喫東西，漸漸長得和好人一樣。跟着，來了好些同黨。我知不能脫身，趁她睡時，打手勢商量。等她醒來，答應拜師，說我們喜歡喫葷，家中留有醃肉、衣服，必須取來，請放我們回山一行。妖婦居然應允，我還在喜歡。到了路上，纔看出每人身後均有一蓬黑煙隨定，妖婦並還看破我們心意，老遠鬼叫，說她已用仙法遙制，想逃必死。我們雖然害怕，無計可施，想回原住洞中，在牆上畫字，留給仙人師父觀看，好救我們。哪知剛進峽口，一道青光閃過，黑煙盡散，遙聞妖婦怒罵之聲，也未理她，由此不敢再出峽外。今日算計老松下面藏珍該當出世，祇得硬着頭皮，趁妖婦此時打坐未完之際，前往掘取。剛一到手，便聽破空之聲。因爲妖婦同黨全都會飛，也是這等聲音的多，心中害怕，剛藏入洞，你們便尋了來。我看你們不像妖婦說話兇橫，也許是好人。反正我們聽仙人的話，寧死不從，話已言明。你們如非妖黨，請給我們想個法子脫難；如是妖黨，祇好由你們殺害。可是仙人決不饒你們。隨你們便吧。」

英瓊笑問仙人名姓，醜女答說：「仙人是個手持青竹的少年。」英瓊再問相貌，知是枯竹老仙，不禁心動，便將癩姑相貌說出，問：「你三人所等師父，可像此人？」三幼童聞言，驚喜交集，同聲笑問：「我師父正是這樣。你怎知道？可能帶我們尋她麼？」英瓊隨說自己是癩姑師妹，以及幻波池同修之事。竺氏姊弟大喜道：「原來你是李仙師麼？我們三人本該拜在三位仙師門下，早說幻波池，也不敢無禮了。」說時早同跪拜，求告起來。英瓊看出三童都是極好根骨，又問知自己和易靜、癩姑各收一人爲徒。枯竹老人並還留有一片竹葉爲信，竺生已經取出。上寫：「三人仙根仙骨，福緣甚厚，務望器重，多加傳授，不消數年必有成就。」暗忖：「這三人祇竺笙奇醜，偏又拜在癩姑門下。」方在暗笑，竺笙見英瓊對她注視，笑道：「李師叔嫌我醜怪麼？他二人未喫異果以前，比我更醜。聽仙人說，這身上厚皮，早晚脫掉，和姊姊長得一樣，就不討嫌了。」英瓊見她姊弟三人資稟差不多，竺笙卻更靈慧機警，天真可愛，偏生得這等醜相，本代可惜，聞言越喜。再一細看，果然身材相貌均和乃姊差不多，祇爲緊附頭臉身上的厚皮所掩，變成醜怪神氣。聞言知能醫好，越發喜歡，拉她手笑道：「我怎會嫌你？祇有愛你。這是你們師姊上官紅，見完禮一同走吧。」

竺氏姊弟和上官紅正在禮敘，英瓊猛覺心靈上又起了警兆。暗忖：「今日心神爲何兩次不寧？仍以早回爲是。」竺氏姊弟所居在盡頭處山洞之內，還想去取衣服。英瓊笑說：「幻波池不少仙衣，你們的既非珍物，不必去取。」隨駕遁光，帶了竺氏姊弟同往峽外飛去，準備一出峽口，直飛依還嶺。到了峽外，竺聲忽說：「師父，我還有一件法寶沒取到手呢。」英瓊祇當還有藏珍未取，隨同下降，仍是先前樹穴。竺聲探頭一看，驚呼：

「法寶被妖婦偷去了！」英瓊一問，纔知所說正是那枚六角金錢，不由好笑，告以前事。並說：「等與你易師伯看過，知道用法，仍還與你。」竺聲笑說：「此寶甚難收服，師父拿去最好。如被妖婦偷去，就可惜了。」英瓊知他得了枯竹老人指點，正待要問，眼前似有一片極淡的紅光微微一閃，因在說話，青天白日別無他異，自恃法力，也未在意。正要起飛，忽聽身後冷笑一聲，隨聽竺氏姊弟同聲大喊：「妖婦來了！」同時一蓬粉紅色的菸絲已朝衆人當頭撒下。妖婦隱身前來，動作絕快，驟出不意，幾爲所算。總算英瓊近來功力大進，身藏至寶有好幾件，均能隨心運用，定珠更具極大威力。聞聲一團慧光祥霞先已飛出，恰好敵住，粉色邪煙也便收去。就這樣，竺氏姊弟已中邪法，昏迷欲倒，幸被佛家慧光一照，方始復原。

英瓊百忙中瞥見一個面容妖豔，肩掛葫蘆，腰佩寶劍的妖婦，一閃即隱。當時天旋地轉，四望昏沉，到處茫茫，一片灰色暗影，和在越城嶺陷身妖陣情景差不多。方纔的天光雲影，樹色泉聲，以及大小峰巒，全都失蹤。心中大怒，忙將青靈髓取出，先將竺氏姊弟護住。跟着太乙神雷往外打去，想將邪法震破。哪知往常出手便千百丈的金光神雷，這次竟會無甚光焰，祇現出百點酒杯大小的紅火，略閃即隱；雷聲也甚悶啞，毫不洪烈。陰沉沉的天幕愈來愈低，隨着連珠神雷，快要低壓到頭上。敵人卻不見影迹。情知邪法厲害，不比尋常，惟恐一時疏忽，誤傷三小姊弟，便命上官紅施展乙木仙遁，將其護住。收回青靈髓，仗着幾件仙劍、至寶向前開路，能除妖婦更好，否則依還嶺便在對面，易靜、癩姑定必警覺，裏應外合，也將妖婦除去。主意打定，上官紅已放起一片青霞，將三小姊弟護住，想請英瓊也藏身在乙木仙遁之內。英瓊因爲天性疾惡，又因先前連起警兆，斷定妖婦是強敵大仇，留必爲患，不肯與上官紅聯合，祇命上官紅暫守勿攻，見機行事。自己身劍合一，再將定珠和別樣法寶紛紛放出，朝前猛衝。正喝妖婦現形納命，偶一回頭，上官紅連護身青霞一齊不見。微一疏神，猛又覺出神思昏昏，身上有了倦意。再看環身飛舞的那些寶光，除定珠外，也漸漸減色起來。知道不妙，忙照師父傳授，運用玄功，鎮定心神。總算功力精純，轉眼靈智恢復，那幾件與身心相連之寶重放光明，尤其那團慧光祥霞分外晶瑩。可是四外的暗影也越來越濃，喫寶光逼住，宛如在霧海之中浮沉着數十百丈一團精光寶焰，閃起千重霞影，頓成奇觀。英瓊纔放了心，恨極妖婦，立以全力朝前猛衝。

也是妖婦該死，分明已看出敵人法寶威力神妙，雖因經歷尚淺，初次遇到這等玄陰六戊邪陣，不知破法，但想要傷人已是萬難。恰巧又來了兩個妖黨。妖婦本在主持陣法，顛倒五行，想將敵人引入陣中心玄牝門內迷倒。因和同黨相見，祇顧談說咒罵，不料敵人已被引近旗門前面。妖婦如果被英瓊看出形影，便難活命。因那同黨中的一個正是沙紅

燕，知道李英瓊厲害，忙喊：「敵人持有佛門至寶，不可大意！」說時英瓊已被引到妖婦所居山洞前面的玄牝旗門之下，因爲初上來神雷無功，又見上官紅失蹤，差一點神志昏迷，有些膽怯，不求有功，先求無過，專一自保，雖有制勝之寶，竟未敢輕舉妄動，祇把燧人鑽持在手內，相機待發。正往前衝，猛覺慧光照處，前面現出一個無底黑洞，無數黑影亂箭一般飛舞，環射上來，喫定珠慧光一照，全都消散。英瓊還不知主要旗門已被定珠無意中所破，見前面黑洞洞的，心中一驚，待要後退。妖婦卻着了慌，忙使邪法妄圖補救。就這倒轉陣勢之際，那旁上官紅已看出破綻，竟然帶了三小姊弟逃出陣去。妖婦還要追趕，喫沙紅燕攔住，悄說：「陣法雖然神妙，但困敵人不住，心身相連的奇珍與神雷不同，此陣早晚必破，豈不可惜？轉不如將陣收去，我們三人合力先與敵人較量，能勝更好，如不能勝，索性等各位道友前來，再圖大舉。」說時，三妖人忘了妖陣中樞已破，聲形已不能掩。

英瓊恨極妖婦，早就躍躍欲試。聞聲揚手一燧人鑽，朝那發聲之處打去。此寶乃前古奇珍，發時一道兩頭尖的紅光，長祇丈許，前鋒尖上射出五彩精芒和大股火星，宛如連珠霹靂，爆炸如雨。更能隨着主人心意追殺仇敵，一個抵擋不住，不死必傷。妖婦名叫寶城仙主屠媚，昔年和幻波池聖姑尋仇鬥法，結下深仇。不久走火坐僵，藏在本山近頂崖洞之內，隱迹多年，本無人知。新近沙紅燕偶往東海尋一隱藏多年的妖人屠霸，纔知妖婦乃屠霸之妹，以及她走火坐僵經過，意圖勾結，與幻波池諸人爲仇。特意趕回黑伽山，把丌南公所煉固形丸偷了兩粒送去。妖婦本就夢想幻波池的靈丹藏珍，難得有此傾心結納助她復體的死黨，自是喜極，雙方十分投契。沙紅燕知她服完靈丹尚須四十九日始能復原，所居寶城山正對依還嶺，惟恐事機不密，被仇敵看破，約定復原後再見一面，和辛凌霄分頭約人，以圖一舉成功。當日因新約到一個能手，要在三日之後纔可趕到，特來商議。妖婦最是驕橫，自恃煉就好些厲害邪法妖陣，本想建功。沒想到敵人這等厲害，初次出手，便遭挫折，自覺臉上無光，仍想再用邪法一試，不肯就收。微一遲疑，燧人鑽已當頭打到，本就難逃一死。英瓊先被邪法顛倒，頗生疑慮，沒想到成功如此容易。瞥見燧人鑽上雷火強烈，一片霹靂聲中，煙霧紛紛消散，對面現出男女三妖人，沙紅燕也在其內。忽然省悟，有了破陣之望，忙把法寶、神雷一齊打出，慧光正衝旗門而過，千百條黑影閃得一閃，全數消滅，清光大來，重見天日。同時妖婦已被燧人鑽所傷，負痛欲逃，喫英瓊紫郢劍電掣般追上，祇一絞，形神皆滅。

沙紅燕及另一妖人比較見機，又各持有防身法寶，等紅光一現，早各放出一片碧光將身護住，另放飛劍、法劍迎敵。英瓊因不見上官紅和三小姊弟蹤跡，急怒交加，上來便使全力，雙方在當地惡鬥起來。另一妖人也是老怪丌南公的愛徒，名叫伍常山，生得扁頭

大肚，身材矮胖，一雙魚眼兇光閃閃。周身碧光籠罩，更擅玄功變化，隱現無常。手指三道鉤形妖光，滿空飛舞，光甚強烈。威力極大的紫郢仙劍竟奈何他不得；別的寶光、神雷打將過去，妖人更似不曾在意，打得周身碧光亂爆，宛如銀雨橫飛。不時身形一晃不見，忽化作一隻兩三畝大碧光環繞的怪手，朝下抓來。英瓊如非定珠護身，幾爲所傷，連元神也可能被攝去。

沙紅燕也是一個勁敵，又偷了丌南公兩件法寶，比起那年初遇難鬥得多。沙紅燕因所約黨羽未來，本不想就動手，因爲妖婦疏忽，枉有好些邪法，一件也未用上，便遭慘殺，不由激怒。先想同黨神通變化，或者能將仇敵元神抓去。及見英瓊持有定珠，邪法、異寶無奈她何。正在忿恨，忽聽有人笑罵道：「無恥妖婦，哪裏弄來這些山精海怪？既敢上門現眼，便該到我幻波池走一遭，祇在這裏烏煙瘴氣作甚？」英瓊聽出是癩姑口音，心方一喜，話還未聽說完。伍常山一聽有人發話，聲音似在沙紅燕前面，知來了敵人，自恃玄功，暗忖：「莫非這個敵人也有定珠防身？好歹抓死他一個再說。」便幻化一隻大手，朝發話之處抓去。初意敵人仗着隱形嘲罵，自己所煉仙人掌勢急如電，祇要在百丈方圓以內，不論敵人隱形如何神妙，也是難逃毒手。不料撞在釘子上面，一下抓空，敵人語聲又在左近發出。似這樣時東時西，時前時後，一下也未抓中。

癩姑近來法力越高，又精地遁之法，特意引敵分神，給他喫苦。仗着隱形地遁，挑逗戲弄，激令發火。等話說完，妖人方在忿怒，又在妖人耳旁罵道：「你有鬼手，我有神手。本來不想打你，是你自己惹出來的，不能怪我。且先讓你挨一巴掌，試試味道如何？」妖人忽見面前人影一晃，猛伸怪手一把未抓中，叭的一聲巨震，後心上早捱了一下重的。此是癩姑師祖心如神尼獨門傳授的伏魔金剛掌，近年功力更高，多厲害的防身妖光也必受傷。妖人以爲人在前面，沒料到動作這等神速，這一下打得心膽皆震，元氣大傷。不由急怒交加，猛施全力，雙手齊揮，朝發話處抓去。不料就這一轉身抓敵之際，左臉上又着了一掌，打得兩太陽穴金星亂冒，護身碧光全無用處。急痛昏迷中，就勢亂抓，一把居然將敵人抓中，心中大喜，覺着是條手臂。正想下毒手將敵人抓裂雪恨，猛又覺出輕飄飄無甚分量，也未掙扎。低頭一看，所抓乃是先前被燧人鑽炸斷的妖婦一條臂膀，而敵人早已不知去向。妖人不由怒火上攻，隨將輕易不用的一件法寶取將出來，正待施爲，忽聽敵人大喝：「師妹快走！這扁頭大肚子的醜怪物，被我兩巴掌打昏了心，竟把他師父那座落神坊偷了出來，如爲我們破去，老怪物必定惱羞成怒，上門討厭。方纔玉清大師和青囊仙子送來好些仙果，易師姊正等你回去喫呢，懶得鬥怪玩了。」妖人祇見前面人影一晃，現出一個奇醜無比的癩女尼，拉了先鬥敵人，招回空中法寶、飛劍，一同往幻波池逃去。

伍常山所用法寶，形似一座黃金牌坊，共有五個門樓。出手向空一擲，立時高達數十丈，在五彩雲煙環繞之中，由門內發射出狂風烈火，迅雷飛叉，夾着轟轟隆隆雷電之聲，怒濤一般，朝前涌去，聲勢猛惡，無與倫比。所過之處，休說是人，便是整座山嶽也被化成劫灰，端的厲害非常。丌南公爲了此寶威力太大，曾下嚴令：非遇強敵，不許妄用；便用，也不許驟然發揮全力，更不許在離地十丈以內施威。妖人發出時，原意敵人必用法寶、飛劍抵擋一陣，自己也欲擒先縱，等到風火雲雷、太白金刀將敵人前後罩住，再施全力報仇雪恨。不料敵人早用傳聲暗告英瓊，故意誘敵，逃得又是那麼快法。想起兩掌之仇，怒吼一聲，把手一指，那矗立半空的一排五座牌樓聲威更盛，百十丈風火雲雷排山倒海一般朝前追去，二百來里的空路，一晃相繼飛到。

英瓊回顧，見風火牌樓在前，妖人在後，光焰萬道，照得滿天通紅，宛如一座大火山，橫空直馳過來，更有無數金刀火叉朝前猛射，霹靂之聲彷彿連天都要震塌，聲勢猛惡，從所未見。前面越過危崖，便是依還嶺，猛想起仙山景物本就靈秀，又經自己師徒數人匠心佈置，得有今日，也費了不少心力，雷火如此猛烈，惟恐損壞仙境。心想：「紅髮老祖和幻波池五遁，那麼厲害驚險的場面，均仗定珠之力化險爲夷，怕他何來？」一時情急，方欲回身一試，不料癩姑早已想到，低喝：「瓊妹，怎不知輕重利害？伯父行時之言，已將應驗，稍失機宜，幻波池全山齊化劫灰，豈可大意？來時已有準備，還不快走！」說時，二人越過依還嶺前絕壑，英瓊正待前飛，猛瞥見身後突冒起一片灰白色光華，一閃即隱。隨聽神鵰鳴聲起自白光之處，心疑另有妖黨潛伏嶺上，也許神鵰被困在內。正想回看，無奈手被癩姑拉緊，不得脫身，忙喊：「二姊稍停！」癩姑答道：「這是你那幾個孽徒大膽惹事，好在暫時無礙，還有解救。我們回洞見了師姊，再出迎敵，或守或論均可。事已至此，由他們去吧。」伍常山見二女飛遁神速，暗罵：「賤婢，你的巢穴就在前面，就算你能逃我手，也必將你幻波池化爲劫灰。」又恐功力不如乃師，駕馭不住，違背師訓，回山受責。反正不易追上，索性把穩前進，準備飛臨幻波池上空，再下毒手。這一緩勢，雙方相隔便差了好幾十里。

英瓊、癩姑二人已到幻波池，妖人追離依還嶺尚有二三十里。因在牌坊之後，前面風火雲雷又甚強烈，嶺上煙光隱現甚快，並未看出。晃眼追近，又是一片五色輕煙突然湧現，貼着全山地面，也是一閃即隱。伍常山素來驕橫，一毫不以爲意。沙紅燕卻深知敵人與幻波池禁制的厲害，見伍常山不照預計行事，所約幫手一個未到，便先下手，已覺冒失。又見敵人不戰而逃，盡情戲侮，途中不時回顧，分明是誘敵。但知伍常山一向剛愎自用，輕不出山，蒙他相助，又把師父交他掌管的落神坊私帶出來，實是絕大情面。那麼自負

的人，平生極少遇見敵手，卻被一個無名小癩尼打了兩掌，自難怪其氣忿。又想：「此寶威力大得出奇，崩山壞嶽，易如反掌。差一點的法寶、飛劍稍微接觸，便被金刀雷火化盡。即使幻波池禁制神妙，不易攻進，先將依還嶺震成粉碎，稍出惡氣，當能如願。」因此不曾攔阻。追時暗中留意，先前煙光雖未看出，那五色彩煙卻被瞥見。沙紅燕認出此是昔年五臺派之寶太乙五煙羅，還有三套佛教中的修羅刀，均被嫫姆得去，重新煉過，威力越發神妙。這些異寶均是左道剋星，軒轅法王的大弟子五淫尊者便被此二寶所殺。專能抵禦邪法異寶，一任多厲害的風雷水火，全能擋住。自己和伍常山均怕修羅刀，必須留意，免爲所傷。忙喝：「敵人已用太乙五煙羅護住全山，師兄且慢，看清虛實，下手不晚。那修羅刀想必也在敵人手內，留神被她暗算。」

伍常山雖非妖魂煉成，也曾費多年苦功，煉就身外化身，又深知修羅刀的厲害，聞言又驚又怒，答說：「師妹不必多慮，我自有道理。」說時，風火牌樓已經飛過絕壑，到了依還嶺上空。伍常山雖然恨極敵人，仍守丌南公之戒，始終未將牌樓降低。那五煙羅緊附地上，薄薄一層淡煙，在未接觸發生妙用以前，直看不出一點影迹。當空雷火刀叉雖極猛烈，離地數十丈，自然不覺。伍常山又祇是聞名，不曾見過。見幻波池就在面前，敵人已早飛落，並無異狀。心想沙紅燕言之過甚，把手一指，大蓬風火雲雷連同金刀飛叉，崩山倒海一般往下激射。滿擬這等猛惡的威勢，敵人縱有法寶防護，也難抵禦。哪知數十百丈雷火金刀暴雨一般射向地上，竟似被甚東西擋住。池中靈泉依舊滾滾翻花，齊向中心飛射，化爲一根水柱飛瀑，直落數百丈。伍常山因敵人降時，好似膽怯匆忙，隱蔽靈泉上面的樹幕，並未放落復原，隔水下望，池底五座高大洞門經過主人仙法興建之後，比起以前沙紅燕三人幻波池所見，還要壯麗得多。祇被煙網隔住，下面且不說，池周圍的草樹也沒有傷到一根，水波也未被那雷火衝動。

沙紅燕看出敵人戒備嚴密弄巧還有厲害埋伏，有如驚弓之鳥，想起前情，未免疑慮，正在低囑同黨，留意敵人暗算。伍常山素來兇暴，見狀非但未有戒心，反倒大怒，大喝：「師妹且退一旁，豁出回山受責，我不將幻波池炸成粉碎，誓不爲人！」口說着話，手掐法訣，往上一揚，那三十六丈高大的金牌樓，即帶着數百丈風火雲雷，千萬把金刀火叉，朝下壓去，一近地面仍喫阻住。伍常山越發氣忿，竟以全力施爲，將手連指。一陣雷鳴風吼之聲過處，牌樓由合而分，列成五面，分別向下面五座洞門各發出大股風雷烈焰，朝下猛射。這一來，緊附地面的五色輕煙漸漸由淡而濃，雖將雷火刀叉勉強敵住，似有不支之勢。靈泉受了猛烈震動，也已騰涌起來，隨着水面煙網起伏如潮。二妖人先還高興，以爲乃師法寶神奇，祇要把五煙羅衝破，即使前途難料，將上半靈景毀去，也可稍微泄忿。伍常山一味驕敵恃強，哪知厲害，爲想增加威力，竟照師傳佈成陣勢，把

牌樓定在地上，朝下猛攻。

又隔一會兒，沙紅燕見那麼強烈的雷火，除衝得五色彩煙越發光彩鮮明，不住起伏震盪而外，並不見有別的動靜，漸覺不妙。因見伍常山持久無功，怒火重又勾動，不便明勸，拿話笑點道：「敵人雖是幾個無名後輩，俱都詭詐多端，又各有兩件法寶，仗着幻波池原有五遁禁制，越發驕狂。今日之事，甚是奇怪，如說誘敵，不應隔斷入口，又不出鬥，其中必有詭計。」伍常山接口怒道：「師妹平日何等自負，怎對峨眉羣小如此膽怯？爲代師妹報仇，除這落神坊風火牌樓而外，又把師父天罡雷珠帶了兩粒。再隔一會兒，如攻不進，拼着闖禍，也要將此山炸成平地，看他如何藏頭縮尾！」隨聽身後有人罵道：「放你孃的春秋屁！我師父師伯不屑與妖孽一般見識，隨便放點煙雲，你連草都不能傷一根，還吹甚麼大氣？如若不服，無須各位師長出手，就憑我們幾個門人後輩，教你知道厲害！」二妖人聞聲回顧，見發話的是一個身材高大，手持兩把長劍，貌如猩猿的怪人，不禁大怒，揚手一道鉤光朝前飛去，人已不見。跟着，又在側面現形，仍在嘲罵。等飛鉤光過去，又是一閃不見。沙紅燕看出敵人仗着少清隱形飛遁之法，故意挑逗對手怒火，雖料對方誌在誘敵，卻也有氣，正準備冷不防暗下毒手，忽又聽左側又有五人笑罵道：「袁師兄，你怎不出手？這妖婦是丌南公的小老婆，爲防老怪拼命，容她多活些時日，也還罷了；這醜怪物有多討厭，還不早點打發她回去？」說時，左側危崖上又現出一個道裝矮子，正在大聲喝罵。沙紅燕最恨人說她是丌南公的寵姬，不由怒極，立縱遁光追趕。矮子似知敵人厲害，一閃不見。沙紅燕心中恨極，立將邪法、異寶一齊施爲，揚手大片青光，天幕也似，電掣飛去，晃眼連人帶寶追出老遠。沙紅燕忽聽身後譁笑之聲，雷聲忽止，回頭一看，不禁大驚。

原來沙紅燕追敵時，伍常山因被袁星譏嘲，激動怒火，見對方隱現無常，連用飛鉤不能傷他分毫。以爲風火牌樓已經排成陣勢，暫時無人主持，不過威力略有強弱，並無大礙。又看出敵人法寶、飛劍不如前遇二敵，怒火頭上一時疏忽，便暗用邪法擋住敵人逃路，等一現形，立下毒手。正施邪法，待要起飛，忽聽身後又有人笑罵：「狗妖孽，你的報應到了！」伍常山聞聲剛一回顧，一蓬灰白色的光絲已當頭撒下，對面又現出另一道裝矮子。百忙中看出那是地底陰煞污穢之氣煉成的黑眚絲，先前輕敵太甚，沒想到敵人會有這類左道中最陰毒的邪法異寶，不禁大驚。想用玄功逃遁，已是無及，全身立被綁緊。情急之下，仍想將身畔天罡雷珠放出，炸斷妖絲，索性毀滅全山，與敵一拼。祇見妖煙邪霧突然飛涌，面前又現出三面妖幡環繞身外，喊聲：「不好！」妖幡上面早飛起一片暗綠色的影子照向身上。對方正是英瓊門下的袁星、米麗、劉遇安三人，事前受有高明指教，想好下手方法，伍常山一時驕敵心粗，竟受暗算，空有一身邪法，並未用上。那

幡本是莽蒼山妖屍谷辰多年心血煉成的邪法異寶，事敗逃走時，被米、劉二矮偷了三面，又是主幡，最爲陰毒厲害。伍常山先喫黑眚絲綁住，如何能敵，當時覺着心神昏迷。自知無幸，怒吼一聲，情急拼命，竟在快要昏迷倒地以前，將天罡雷珠由身畔自行飛出。兩團酒杯大小的精光剛往上飛，眼看暴長，猛覺疾風壓頂，一片白影帶着兩點金星，突自空中現形飛墮，宛如流星飛射，雙爪齊伸，將兩珠一齊抓去。伍常山剛看出是一隻大白鵰，神志已全昏迷，倒于就地。滿山五色彩煙，忽然電也似疾齊往中心掣動，閃得一閃，便將那五座牌樓一齊裹住。又有一片佛光往下一壓，立時雷住風停，火散煙消，仍化作尺許高一座小牌坊。被那彩煙裹住，穿波而下，往池底飛降。

當沙紅燕回顧時，風火牌樓已被敵人收去，對面崖上站定兩矮子和那猿形怪人，手指地上臥倒的伍常山說道：「無恥妖婦，我們因奉師命，不肯傷你同伴，還不將他帶走，要放在這裏示衆麼？乖乖帶了回去，自行設法解救。否則，此寶乃妖屍谷辰所煉妖幡，我們祇能擒人，不能破解。你若不自想法，七日之內，你那同伴就沒命了。」沙紅燕聞言，自是急怒交加，無如同伴尚在敵人手內，如再逞強，立有性命之憂，空自咬牙切齒，無計可施。微一遲疑，對面三人一鵰忽然一閃不見。沒奈何，忙趕過去一看，伍常山已是面如死灰，昏迷不醒。周身均是黑眚絲交錯纏緊，更有一片暗綠色妖光深嵌入骨，知道危險萬分。沙妖婦又是愧忿，又是急怒，其勢不能不先救人。正想帶人飛起，尋人解救，忽聽西北方遙天空中傳來一聲長嘯，宛如一枝響箭破空衝雲而來，勢甚迅疾，聲還未住，一條紅影已隨嘯聲飛墮。沙紅燕不禁喜出望外，忙喊：「鄒道友，你居然先期而至，此仇必報無疑了。」要知來人是誰，以及羣邪大鬧幻波池，李英瓊誤傷沙紅燕，癩姑智激丌南公，如意紫靈焰、天心雙環同除元兇，余英男入居幻波池，易靜大戰鳩盤婆，九鬼啖生魂等等驚險情節，請看下文分解。